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你如果要写六月

汪君



你如果要写六月,就不能只写六月。你不能只写蝉鸣撕开云层的燥热,你不能只写骤雨初歇后石板路上蒸腾的暑气。你就要写春事阑珊处的悄然转身,写斗转星移的时光在柔风细雨中打的那个漂亮旋儿,大地把青绿未酝酿好的半卷诗词,悄然折进了夏的扉页。

你如果要写六月,就非得要写晨雾未散时,集镇菜市场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。竹篮里躺着带刺的黄瓜,顶花带露的模样还沾着凌晨四点的星光;鲜红的西红柿堆成小山,仿佛把朝霞揉碎了藏在表皮下;卖鱼摊位上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儿,在鱼池子里尾巴扫起的水花,溅湿了主妇们讨价还价的絮语。你看摆在街头那些青绿的山胡椒籽儿,在市井里蕴藏着六月人间烟火最鲜活的温度。

你如果要写六月,就一定要写骤雨突袭的午后。墨色云层翻涌如怒,风卷着槐树叶在空中打着旋儿,行人抱着公文包在屋檐下躲雨,伞骨被吹得变形的刹那,世界突然安静下来。雨滴砸在铁皮棚上,噼里啪啦敲响激昂的乐章,地面很快汇成蜿蜒的溪流,裹挟着落花与枯叶,奔向不知名的沟渠。待雨过天晴,彩虹从楼宇间探出头来窥视世界的美好,潮湿的空气里浮动青草的气息,就连柏油马路的热浪都泛起了细碎的金光。

你如果要写六月,你肯定要去写六月的夜空,银河如何变得浓稠而明亮。流萤提着绿灯笼,在草丛间忽明忽暗,像散落人间的星辰碎屑。孩子们躺在凉席上数星星,奶奶的故事里,牛郎织女的鹊桥正在云朵间慢慢搭建。不知是哪家的空调外机嗡嗡声,像是在诉说人们一天的辛苦劳作的故事。

你如果要写六月,就还要写校园里此起彼伏的蝉鸣,写学子们如何把课本里的公式和单词,都浸染成毛茸茸的夏日记忆。教室后墙的倒计时牌一天天变薄,粉笔灰簌簌地落在少年汗湿的衣领上。走廊里飘着西瓜的清甜,黑板角落的值日表被风掀起边角,像一只只想要振翅的蝴蝶。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事,都被

背篓,这个看似简单却充满智慧的发明,是母亲最忠实的伙伴。它以竹条编织而成,轻盈又坚固。我们小时候常被母亲背在背篓里,那背篓里盛满了母亲的辛勤与汗水。

当我渐渐长大,母亲也请篾匠师傅给我编了小背篓。我背着它,跟着母亲到地里干活。春天背化肥种子,夏天背青草干柴,秋天背玉米水稻,冬天背萝卜白菜。一年四季,种子从种下到收获,总有背篓相伴。

我童年的记忆里,夏天不仅仅是一个季节,它是生活的颜色,是背篓里满载的希望与收获。

清晨,太阳还未完全露脸,山间的晨雾像一条柔软的纱巾轻轻环绕在山腰上。那时,我会跟随着母亲,踏上蜿蜒曲折的山路,去山里劳作。

山路弯弯,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,鸟鸣声此起彼伏,清新的空气中夹杂着泥土和野花的香味。母亲走在前面,脚步稳健,背篓在她肩上晃悠悠。她不时停下来摘路边的毛桃子、野草莓或者是不知名的野果,然后递给我:“这个好吃,你试试。”

我们踏过一片片满是绿色的农田,那些马铃薯在泥土中沉甸甸的,仿佛藏着满腹的心事。母亲弯下腰,用锄头将它们挖出来:“又大又圆,看着就高兴。”

中午,我们走进田野,玉米棒子悄然露出了金黄的笑容。它们密密麻麻地站成一排排。我们掰了一个又一个。我看着背篓里带着壳的玉米棒子,想象着它们被煮熟时的香甜……

背篓里的夏天

赵仕华



揉进了六月的晚风里,随着栀子花香,飘向未知的远方。

你如果要写六月,就要写毕业生们关于成长与告别的深情难舍。毕业季的骊歌在校园回荡,行李箱滚轮碾过台阶的声响,混着拥抱时的抽泣,编织成青春的终章;要写石榴花红得似火,却在最绚烂时,悄悄孕育起青涩的果实;写池塘里荷花初绽,花苞里藏着整个盛夏的心事;写晚霞把云朵烧成琥珀色,像极了学子们终将褪色却永不磨灭的年少时光。

你如果要写六月,就一定要写记忆深处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托的老冰棍。那些泡沫箱子里,棉被裹着的冰棍在白雾中若隐若现。绿豆、赤豆、奶油的香气,混着蝉鸣钻进孩子们的鼻腔。五毛钱一根的甜蜜,能让整个晌午都变得清凉又漫长。老人摇着蒲扇,坐在屋檐下的摇椅上讲古,竹椅吱呀作响,惊飞了停在晾衣绳上的麻雀。

你如果要写六月,你肯定要写乡村里麦田翻滚的金色波浪。农民收割时挥汗如雨和着麦秆断裂的脆响,与麻雀惊飞的扑棱声交织成曲。农人的草帽上沾着麦芒,额头的汗珠坠落在土地里,却在皱纹里开出满足的花。晾晒场上,新麦的清香随风飘散,这是六月最丰饶的馈赠,是土地对勤劳者的深情回应。

当你写完了六月,再仔细看一看六月,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薄的季节。它是春的延续,是秋的序章,是生命最浓烈的绽放,也是时光最温柔的沉淀。当南风掠过麦浪,当流萤点亮夜空,六月将所有青涩和炽热的故事酿成月光下的生活陈酿,在人生道路上被揉碎成银河里闪烁的星星。

当你写完了六月,再认真品一品六月,它馈赠的不仅是烈日与骤雨,更是成长的勇气,是对生活最炽热的爱。在蝉鸣渐起的长夏里,我们终将懂得:那些汗水浸透的晨昏,那些欲言又止的告别,那些看似寻常的烟火日常,都是岁月赠予人间的美满生活。而六月,正是人生前行里最滚烫的韵脚,它带着热辣滚烫的生命力,永远在记忆里熠熠生辉,伴生命同行。

那些南瓜,肥硕圆润,躲在绿叶的庇护下,宛如一个个小胖子。抱起它们,可以感受到自然的丰盈与厚爱。它们将成为晚餐时的南瓜汤,或是在秋日里变身为甜甜的南瓜饼,为简朴的生活添上一丝甜美。

母亲干活,我在一旁的山里捡拾干柴,那是大山的馈赠,足以令家中的灶火旺盛,让食物更加香甜。这也是我作为孩子,能为家庭出的力。

我时常记起回家的路上,母亲和我都背着沉甸甸的背篓。“妈,我感觉肚子都饿瘪了!”我喘着气。“慢慢走,不怕慢,就怕站,回家就给你做好吃的。”母亲总是这样鼓励我。

那些日子,背篓不仅是收获的工具,更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,承载着夏日的热烈,山风的清爽,还有母亲那慈祥的微笑。每当背篓里装得满满当当,母亲总会高兴地说:“人不哄地皮,地皮就不会哄肚皮。”

傍晚,我们围桌而坐,啃着自家种的玉米棒子,喝着清香的南瓜汤,享受着劳作后的闲适。星空如洗,晚风温柔,仿佛连时间都慢了下来,让人忘却了世间的喧嚣。

如今,我早已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,但每当夏日来临,心中便会浮现出那沉甸甸的背篓,以及它所装载的一个丰硕的夏天。

背篓里的夏天,是记忆中永不凋零的花朵,它教会了我关于勤劳、关于收获、关于生命轮回的道理,那些岁月如同一首长歌,在我心中悠扬地唱响。



雨落夏至

尚庆海

夏至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个节气。夏至后,天气气温高、湿度大,不时会出现雷阵雨,有谚语云:“夏至有雨,谷仓有米。”意思是说夏至这天如果下雨,将是一件大好事,这样预示着粮食会迎来大丰收,家家户户的米仓里面都有足够多的粮食,因此,百姓对“夏至雨”喜欢有加,古代诗人也曾留下许多相关脍炙人口的佳作。

宋朝文学家苏辙的《夏至后得雨》:“天惟不穷人,旱甚雨辄至。麦乾春泽匝,禾槁夏雷坠。一年失二雨,廩实真不继。我穷本人穷,得饱天所界。夺禄十五年,有田颍川涘。躬耕力不足,分获中自愧。余功治室庐,弃积沾狗彘。久养无用身,未识彼天意。”意思是说老天不会让穷人永远贫穷下去,天气干旱的久了,雨就下起来了,禾苗要干枯了,就会雷响雨落。诗人自认为自己是无用之人,没有本事躬耕,却还享受着收获,为此惭愧不已。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夏至雨的感激,同时也对自己进行了反省和鞭策。

“清酣暑雨不缘求,犹似梅黄麦欲秋。去岁如今禾半死,吾曹遍祷汗交流。此生未用愠三已,一饱便应哦四休。花外绿畦深没鹤,来看莫惜下邳侯。”宋朝诗人杨万里的这首《和昌英叔夏至喜雨》直抒胸臆,表达了对夏至雨的喜爱。从去年开始到现在,禾苗已经早死了一多半,夏至降大雨,百姓的口粮有了保障,诗人触景生情,对百姓疾苦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;南宋诗人袁说友的《夏至日雨》:“烟暝千岩木,溪明一带楼。片云封旧恨,急雨冒新愁。节又匆匆过,诗从轧轧抽。病躯无耐暑,老鬓不禁秋。”这首诗写出了夏至雨匆忙短暂的特点,也引发起诗人无限的愁绪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:“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岸上踏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江边杨柳青青,有舟在江上行驶,岸上少女忽然听到小舟上有男子在对她唱歌,好似对她有意,却表达的又不够清晰,好像是黄梅季节的天气一样,阴晴不定。“晴”和“情”是谐音,诗中以“晴”寓“情”,含蓄委婉,颇具美感。最后两句更是经典,非常受后人喜欢。

赏读古人这些有关“夏至雨”的诗篇,感受着诗人对普通百姓感同身受的情感和浓浓的烟火气息,教人不由动容。